

苏 默 陈杰翔 编

台港学者 论中国文化



LUOJIANGNIANCONGSHU ☆☆☆☆☆

珞珈青年丛书

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

苏 默 陈杰翔 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鄂)新登字 09 号

珞珈青年丛书

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

◎ 苏 默 陈杰翔 编

*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崇阳县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1/32 8印张 174千字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307-01707-5/G·232

定价：6.00元

编者前言

珞珈山是一块沃土，她曾孕育过众多学者名流。如今，这里毫志不减当年，英才群芳争艳。他们不仅用心血和智慧去哺育莘莘学子，而且还用手中的笔为社会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以武汉大学青年教师为主体撰著、编译的《珞珈青年丛书》就是奉献给年轻读者的一朵小花。它让您了解周围的大千世界，让您憧憬美好的未来。它带着油墨的芳香，带着珞珈青年的一片心愿，来到了您的身旁。《珞珈青年丛书》以“文丛”和“文库”两个系列的形式出版。“文丛”为适应广大青年读者的需求，从多个侧面去拓宽您的知识面。它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雅俗共赏。您将从中撷取一朵您喜欢的小花，或者您会将整个花束安放在您的书架上。“文库”是青年学者对某学科领域研究的新成果，它观点新颖、资料翔实，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或许，对您所从事的某项研究工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或许，您能借鉴其中的某些资料，弥补您手中资料的匮乏。愿作者的良好愿望能为您的研究工作增添一砖一瓦。

《珞珈青年丛书》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该社将以优美的装帧设计，优良的印刷质量和较快的出版速度为读者服务，我们相信您会喜爱这套“文丛”和“文库”。

《珞珈青年丛书》编委会

1989年6月

目 次

第一篇 中国人格的反省与塑造	(1)
1. 宇宙信仰与人生修养	(1)
2. 个人与世界	(18)
3. 文化中的个人	(35)
4. 知识分子与社会反省	(48)
第二篇 中国哲学与时代	(69)
1. 哲学的精神价值	(69)
2. 时代对哲学的反省	(91)
3. 哲学对时代的反省	(103)
4. 哲学的重建	(110)
5. 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	(122)
第三篇 文化重建与中国现代化	(134)
1. 文化建设的方向	(134)
2. 现代化所遭遇的困难	(149)
3. 现代化的一种途径	(159)
4. 现代化的动向	(175)
第四篇 中国文化与世界未来	(206)
1. 一个世界关注的课题	(206)

2. 中国文化的展拓	(212)
3. 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	(220)
4. 世界文化的新生	(232)
 编后记	 (247)

第 一 篇

中国人格的反省与塑造

1. 宇宙信仰与人生修养

钱 穆

中国文化建基于人生修养，而其人生修养则根源于其对于人类所生存的此一宇宙以及此宇宙与人生间之关系之一番认识与信仰。

中国人对于宇宙与人生之认识与信仰，既不成为一宗教，亦非全本之科学，更非如西方哲学上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成为一番纯思辨之推理。在中国，则只是一套常识，历古相传，彼此共认，在枝节上从非无异同，但大体则终归一致。我此下所讲，将不多引典籍作为一种学术上之讨论，而只是简略地概括地作为一个共通的说明。

中国人看事情，每喜看作一个圆，不喜看成一条线。我

们看此宇宙，亦可分成几个圈。然此亦只是勉强所分，实际则宇宙只是一整体。

首先，我们来看此宇宙之最外一圈，或说是最高一圈，中国人乃谓此宇宙是从最外一圈逐渐缩向里，亦可说此宇宙乃从最高一圈逐渐落向下。中国人称此一圈为天，在宗教上说即是上帝，在科学上说则是一大自然。唯在西方，科学与宗教相冲突。但中国人说天，则同时兼涵有主宰与自然之两意。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似乎宗教科学不致发生有冲突。亦可如宗教家言称天为上帝，亦可如科学家言称天为自然。因此在中国，虽经近代科学种种发现，而中国人向来对天之一观念，则仍可存在，不需大改动。

中国人说天，又可分为二部分。一部分是可知的，另一部分是不可知的。宋代理学大师朱子说，天即理也。理是自然中之主宰。天即理说虽属新意，却与中国古人说法无大违悖。因理有可知有不可知。主宰此世界宇宙者莫非是理，而理则必归于一。我们虽可知此宇宙间之许多理，但我们若问此世界此宇宙由何来，此一切理中之最高或最先一理究是如何，此即近代科学也难解答。即使再历数千百年之后，科学日益发明，此一问题将仍难解答。在科学后面，将会永远有一不可知。纵使科学无限上的发展，此一不可知仍会跟随在后。唯我们可知在整个天体与整个宇宙之上或里，必然有一最高真理在领导，在主宰。西方近代科学家们，曾有一时期，认为只凭人类科学发明，可以经由人类科学来领导主宰此宇宙。但此一观点，终于随着科学之逐渐进步而渐归于消散。主宰此宇宙者，还是在此宇宙大自然中有其为人类所不可知之真理之存在。因此在西方科学宗教，互相冲突，却依然并存两行，不能全由科学来代替了宗教。

在中国，此宇宙大自然中一项最高不可知之真理即是天，由天来领导主宰此宇宙大自然，中国人又称之曰天命。宋儒言天即理，此一理体，宋儒又称之曰太极。万物共一理，因说万物共是一太极。物各有理，因说物物各是一太极。依照天即理之说，亦可谓万物共一天，物物又各自有一天。此一太极，因其无体可寻，故又曰无极。无极而太极者，谓其似有而实无，似无而实有。故中国人说天，并不要说成具体一上帝，而只认天是一最高真理。此一最高真理，是上帝，或不是上帝，此亦不可知。因此，中国人观念中之天，实可弥缝现代宗教与科学两者间之冲突，而使之和会为一体。

中国人之天，细分可作两圈。其较高或较外一圈，即指不可知之天而言。又一圈较落实，较缩小者，指天体天象，如日月星辰，阴阳寒暑，风雨晦明等。天理天命乃是形而上者，天体天象则是形而下者。形上难知，形下易知。在中国则同认为是天。在中国古人，或许对此形下之天之知识有错误，有不尽，但经科学知识不断进步，在此方面知识之缺乏与错误，可以随时补充，随时修正，而无伤于大义。

由此最高或最外的天之一圈更落实，或更缩小，则为地。地则更属形而下。中国古人说，气之较清者，上而为天，气之重浊者，下而为地。此一说法，只说天地虽有分别，而实为一体，亦可不分别。故中国人常天地连用。若就第一圈之天言，则不仅天有不可知，地亦有不可知。若就第二圈之天言，则天地同为可知。可知与不可知，又可合而为一。世界各大宗教每言天不言地，地不能与天并列。但在中国人观念中，常把天地并重合看，天中即有地，地中即有天。此乃中国人之宇宙观所以能摆脱宗教束缚而向下与科学通声气之重要关键所在。

从高高在上的天地大圈更落实，更缩小，则又有物的一圈。此一圈，又可分别为两圈。外一圈是无生物，里一圈是有生物。中国古人常言天地万物。当然天地亦可是万物中的一物，但中国人观念，认为有了天地，乃有万物，万物只在天地之内，而更落实更缩小言之。严格说，万物中，有些则并不是一物。如言土地，言山河，皆是。因此，中国人又在万物中分别指出有五行。行是流动变化义，非固定而可加以分割者。金木水火土，是谓五行。此乃指出在万物中有五种不同方式之流行变化。一是向内收缩的，这是金。一是向外放散的，这是木。一向下，是水。一向上，是火。一是平铺无所向的，是土。万物一切变动流转，不外此向内向外向上向下平铺无所向之五方式，故中国人称之为五行。印度佛教讲地水风火、四大，此乃就人身中所有分别言。中国人言阴阳五行，主要乃是把阴阳归入天地界，而把金木水火土归入万物界。在五行中，木是有生物，但中国人观念，有生无生，虽可分，亦可不严格分。而木之列入为五行，主要乃指其在万物之变动转化中之占有某一特有形式言。

由于无生物之一圈再转进，再收缩，则当为有生物之一圈。物而寄寓有生命，应该与无生命之物有了绝大相异。但中国人之宇宙观，固亦看重其分别相异处，同时亦同样看重其合一会通处。故言天地万物，乃见万物仍包涵在天地圈之内而一气相通。在万物身上，则各有其天地之一分。又说二气五行，乃见在万物之变动转化中，仍只是二气五行在化。在阴阳中见有五行，在五行上亦见有阴阳。阴阳五行皆不指生命，生命一圈则仍包涵在天地万物之大圈之内，有分别，而仍相通。

中国人于天地观念中，重要在观其化，又进而观其生。故

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在万物中有生命，也只是天地之一化。而生命本身则是天地大德所表见。

由物的一圈转落到生命的一圈，再由生命的一圈转落到人的一圈。中国古人说，人为万物之灵，此语有两涵义。一说人亦是万物中一物，第二义则说人有一种灵，或说心灵，或说性灵。但不是说万物无灵，唯人有灵。实是说万物各有灵，而人则为万物中之最灵。此万物之灵何自来，则来自天地之神灵。而人之灵，则为万物中最能表达出此种神灵之存在者。天地本质，即可说是一种神或灵，万物各赋得此神与灵之一部分。而人则最能表达此神与灵。于此见人即是天。天人合一，即合一在此灵。而益见宇宙之所以为神而不可测。

人之灵，最易见处在其心。故人在宇宙圈内，一面当属于万物圈内之生命圈，另一面则在生命圈内自成一心灵圈。人有心，其他生物亦有心。至少高级动物，显见其有心。因此从生命界又渗透入心灵界，或可说由生命界转化出心灵界。至少此一转化，在一些高级动物身上已开始。唯演变到人心最灵，乃始到达其顶点。天地变化，却不再有更灵于人心之一物之出现。

现在问，在此宇宙间，如何由物世界中展演出生命，如何又由生命世界中展演出心灵。近代科学对此问题，也尚未能十分完满地解答。在西方哲学家中有主张生命意志说的，谓一切生命，皆有其求生保生延生的一番意志。如草木植物由其根柢而萌芽，而枝叶，而花果，由此一生命之成长过程中，即看出有一项生命意志之存在。所说意志，亦可说其是一心。

但此乃哲学家言。科学家不愿侵入形而上界，则只认心亦是一自然现象。但自然有了此一心，却回头来变动创造出许多非自然来。如鸟在树上做窠，原先没有，三五天后搭成，

此乃由生命界来改造了自然界，或说由心灵界来改造了自然界。自有了为万物之灵的人之心，而天地自然乃大经改造，其实已远非原先之自然。

如我们遨游山海，纵观郊原，我们只说是欣赏自然，实则到处已是人文化成，一切皆是由人类文化来改造过了的自然，并不是洪荒原始的自然。我们此刻走遍全世界，已很难觅到几处未经人类心灵改造过的洪荒原始时代的自然。今日之所谓自然，大致都经过了人造，亦可说心造，都已显然接受了人心要求而如此。

于是在自然世界中，又产生了一种别经创造的新世界。如梁上之燕子窠，檐下之蜘蛛网，莫非由生命界背后一番生活意志来创造。至于有了人世界，那就更如此。如一棵树上生了蛀虫，在蛀这棵树。天地自然产生生命，生命便一如蛀虫，回头来蛀此自然。人类则是天地自界中一大蛀虫。于是在如上所说之天地万物之外，又平添了更多的人造物。人造物之背后，即见有一颗人的心。人为何要造此物，人又如何能造此物，皆人心作用。

如一所建筑，并非自然有此建筑，乃是人心凭藉自然，利用自然，而始得有此一所建筑。只在此一建筑上，便可看出人类的多项心智与心欲。而且此一建筑，实乃由长时期演变而来。在此建筑上，不仅可以看到当时从事此建筑者之心，并可看到经年历岁，越过长时期，古人从事建筑之心亦在此建筑上积存而表现。此所谓惨淡经营。经之营之，煞费心血，而达于惨淡之程度。人类在此一建筑上所见的心灵的曲折进展，已是不易细说。

一物如此，物物皆然。但再从另一方面说，生命与心灵在自然界，一面固是在建造，另一面却是在破坏。试想我们

完成一人造境界，要破坏几多自然界。因此也可说，人类文化日进步，而自然环境日破坏。此乃一事之两面。但人终是从自然中产出，也仍得在自然中生存，若过分破坏了此自然，正如蛀虫蚀树，那树的生命完了，蛀虫的生命也将失其依附。中国老庄思想，要人归真守璞，还返自然，而不赞成人类文化之无限向前，这也有他们的看法。

但我们若转换一看法，人心也自天地自然中来，心与物交，凭人心之灵来改造自然物，以备人生之用，此亦是自然。亦可说是一种天理，或说是一种天命，其事皆由天。由人之心灵来改造万物之背后，还是有天地自然在主宰，在领导。近代科学家，因于有了科学发明，而过分自喜自傲，认为人类可以凭藉科学来宰制天地，改造自然，则不免有些处太近于过分与偏激。但如中国老庄思想，则过分消极，过分悲观，亦反而不自然。

上面讲的，也可说是心灵界中之第一圈，乃属心与物交之一圈。更进一层，又可划出心与心交之一圈。上面说过。其他生物亦有心。至于人各有心，则更不烦再说。心不能封闭在内，必然要向外通流。若果封闭在内，不使向外通流，则会失去此心，更不见有心之存在。今专就人言，心与物交必要靠双手。人和其他动物之不同，主要在人有双手。其他动物，有时用四条腿，有时用一张嘴，有时用一条尾巴。至于植物，并此而无。人则能站起身来，运用双手十指。因此人之遇物，心灵运用更为灵活。也可说人心之灵，因其有双手，而始更为易造。

至于心与心交，主要则在语言。鸟兽只凭呼叫声来表达其喜怒哀乐种种内心情感，所能表达者有限，而其相互间之感染亦有限。因此其内心情感极粗略，难进步。智识方面，只

凭呼叫，更嫌不够。如老鸡叫小鸡吃米，或叫小鸡躲避老鹰，只凭呼叫，不能明白告诉小鸡此地有米，或天上鹰来。因此心心相通之可能亦有限。感情智识两不能进，只得停留在最初阶段上。人类则凭有语言而感情日益纯挚，知识日益精明，心与心之交流相通，日益畅遂。

.....

一草木植物之生长，固然有赖于其内在之一分生命力，但亦需外在的土壤水分阳光等种种条件相配合。心亦有其生长，亦可谓心亦有其生命。心生命乃是物生命之外之另一种生命，其最先来源，亦不得不谓其本于天。心生命之生长，亦赖外在条件之配合。人类之有手与口，乃是人类心生命生长之主要的外在条件。如言建筑，由穴居巢直到今天之摩天大厦，一般说来，此是一种物质变动。此乃人类所创造的一种新的物质世界。就实言之，亦是一种心的生长。人类的心生命，乃寄存于外面之物质世界而获得其进展。故在此宇宙界，凡属于人类所创造的新的物质世界中，则莫不有人类心的生命之存在。

人类自有语言，继之而有文字，于是心与心相通，乃更急速的进展。在此宇宙中，既由心与物交而创造了一个新的物世界。又因心与心交而创造了一个新的心世界。此一心世界，乃不仅是寄附于各自身体内之每一人之心，而变成为超越于身体外的心与心相通之心。此心可称为大心，乃是人类自有文化以后所发展而成之新心。亦可称为历史心与文化心。今所说人心者，应指此一心言。至于寄附在各自身体内之心，则仅同于禽兽心，或生物心。亦可说生物心禽兽心乃是先天的自然心。而此共通之广大心，则是后天生长的人类文化之新心。此一个心世界，亦可称为精神界。我们不当说此宇宙

只是物质的，更无精神存在。而此一精神界，则还是从宇宙自然界之一切物质中展演而来。故此人类文化大心，我们亦可说为乃心与天交，心通于天之心。此由人类所创造出的精神界，即心世界，实则依然仍在宇宙自然界物质界中，相互融为一体，而不能跳出此自然宇宙而独立存在。至于如上面所说，在此整个宇宙之最高最外一圈所谓不可知之天，中国人既不认其是一物，亦不认其是一心，而只认其是一理。只因此理无可说，故谓此理不可知。因其不可知，故中国古人又称其为神。神之中犹有可知则为理。

今再综述上说，人类所生存之此一宇宙，乃是外围一大圈，亦可称此宇宙圈为天地圈。在此圈内，包有一小圈，是为万物圈。万物圈内又有一小圈，为生命圈。生命圈内又有一小圈，为心灵圈。心灵圈内更有一小圈，则为人心圈。此一人心圈应属最小，而有莫大妙用。可凭各自的己心通他心，又可以通物，通天。此一小圈，可以回归到最高最外一大圈而同其广大，同其精彻，同其神妙。故人类文化之终极理想，中国古人则称之曰天人合一。亦可说为是人类文化与自然之合一。

亦可换一说法，由天地圈降而为万物圈，又降而为生命圈，再降而为心圈。所谓降，是落实义，亦寓递次演变义。愈演变，愈落实，却能逐步翻身，转向上去，愈接近原始自然中之神通内蕴。所以中国古人说，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万物皆后而奉天。至于心灵阶段，乃能到达了先天而天不违之阶段。到那时，人类生命所存在之世界，实已无异于天堂。中国人则称之曰大同或太平。此乃人类文化之大理想所属，大功能所在。那时的人生，不仅要道德，不仅要科学，不仅要艺术，还要三位一体。人类文化，凭于此道德科

学艺术之三位一体而不断前进，而还归自然而上合于天。

中国古人，有一寓言故事。一道士担一竹笼，笼中两鹅，恰恰地放得正好。嗣又放进两鹅，还是正好。于是连续放进，一百鹅，两百鹅，仍然正好。笼不加大，鹅不加挤，尽放还是依然。此笼正如人心，可以无限充实。如去图书馆看书，穷年累月，博极万卷，他人心里的，尽装入己心，还是尽宽舒。即如科学研究，上穷碧落，下彻黄泉，天地之高厚，万物之浩博，可以在一心中装进，恰如那道士之竹笼。而且上下古今，亿万人心所有，可以全装进己心。己心所有，也可转装进别人心里。而且可以随时装进，引起整个心之随时变动。恰如一小石投落池塘，池塘中水，激漾成圈，圈子愈扩愈大，全池塘水滴地位，一一无不变动。而还是那一池塘之水。这又远非那道士竹笼寓言，可相比拟。

再说心交物，可以把心装进到物内。如人唱戏，把来录音，灌成唱片，再放同如再唱。把我心写进文字，思想也好，情感也好，别人读此文字，正如我心复活。一走进图书馆，古今中外，亿兆心态，全都收藏在内，由人阅读欣赏。正如千万个广播电视台放出无限声音色相，荡漾太空中，只要有一架机器收接，长波，短波，随意收看收听。则在此宇宙之内，别有一个心世界之存在，夫后何疑。

即如我在此讲演，讲演完毕，大家散了，人各一方。但讲演内容，或可在各人心里掀起微波，不仅三天五天，甚至三年五年，乃至数十年，在某几个人心上保留变化，此非绝不可有之事。再把我此番讲演写成文字，保存愈久，读的人比听的多，影响愈广大，愈精彻，抑且会愈新鲜，愈活泼，此亦事所可有。

上面又说过，宇宙自然界应有一主宰。此项的主宰，从

各别处到会通处，从广大处到精微处，由万到一，最后则应有一最高主宰，亦即是一最高真理。无此一项最高真理，宇宙何由成立，何由存在，何由变化。若使尽此般日新月异，变动不居，而无一最高真理在背后做主，那将是一件不可想象之事。心世界由大宇宙展演而来，心世界亦该有一真理主宰。心之主宰，中国古人称之为性。中国古人极重此性字，认为不仅生物有性，无生物亦有性。如火必炎上，水必润下，附子必热，大黄必泻，此乃物性。进而至于有生物，好生救生，此乃生命界共同之性。万物原于天地，万物之间有一大共通，因此物性也有一大共通。此一大共通即是天，故曰天命之谓性。宋儒则称之为天即理。亦说性即理。可见理即是天与性。此如上述西方哲学家之所谓生命意志，而实又有不同。浅显言之，生命意志仅属生命界而天与性则编属自然界。其他深细处，此暂不论。

因有性而展演出心。生命是一大共通，生命界之性与心，亦有一大共通。人类生命又是此生命大共通圈中一小共通。人性乃由天赋，故曰天性。人心最灵，最能表现出此性，即是最能表现出此天。故曰人性善。因整个宇宙只是一善。天有好生之德，此即宇宙之善之表现。人性之善，则即此宇宙之善之一表现。如此则由性展演而来之心亦必是一善。人心之善，中国人称之为仁。宋代理学家说：仁者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故能对天地间万物一视同仁，亦如天地之于万物然。

老庄持相反观点。老子曰无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庄子说：惟虫能虫，惟虫能天。只有一条虫，此生命中之最微小最低级者，虫心之功能不彰著，故能保留天之所赋，而从虫身上显示出天。人类则有文化展演，仁义，礼乐，道德，修养，离天日远。惟上古时代，文化之展演尚浅，故能较接近